

流年记

雨中的它们

戴发利

大雨哗哗地下着，雨中的它们去哪里了？我见不到。

它们，平常日子里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

诸如几只狗或猫，经常在小区、路边的绿化带里出没。有只猫，还能敏捷地爬上垃圾箱，扒拉着在里面寻找吃的东西；

诸如麻雀，总有五六只在草坪里欢快地跳跃，用尖尖的嘴在土里忙碌着啄食，寻找种子、小虫；

诸如喜鹊，在门前或街道的树上，叽叽喳喳鸣叫，清脆响亮。还经常看到两三只上下翻飞着打闹嬉戏，从树上到栅栏上，从栅栏上到地面，又瞬间飞得无影无踪；

还有许多昆虫，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经常会在小径里、花圃里、树丛中见到它们的身影，自顾自地爬行着，不紧不慢，目中无人。方寸之地，是它们的偌大世界、生活家园。

夏天，大概是这些生命最旺盛、最热闹的季节，但它们必须要面对雨的考验。它们不能只在阳光明媚、夜色如画中生活，它们也要经历雨的汪洋。

经常，火辣辣的太阳照耀着，云似乎也懒得懒洋洋地飘动着。突然，一大片乌云悄无声息地飘来，天慢慢地暗下来，风渐渐大起来，飞鸟走石，树叶在空中翻卷。远处的天边突然出现几道刺眼的闪电，接着几声闷雷滚滚而来。闪电越来越频，如道道利刃劈开厚厚的乌云，雷声一阵接着一阵，像是在头顶炸响。

大颗大颗的雨珠噼里啪啦地落向大地，砸在土里，砸在水里，砸在房屋、街道、

行人、车辆等等万物的身上，空气中弥漫着被雨点激起的尘土的味道。

一场大雨毫无前奏地开始了，世界一片烟雨朦胧、水汽蒸腾。

夏天的雨，不似春雨绵绵、秋雨潇潇。夏天有热带气旋，有季风，有高温和大气环流，注定了夏天的雨是宣泄的、滂沱的，有着雷霆万钧气势的，而不是浅尝辄止的。

在夏天的大雨中，行人早早躲了起来，街上的摊贩也收了摊，田野里劳作的农民可以暂且休息一下了，只有匆匆的车辆在行驶，多半也是赶回去避雨。

而一些喜欢雨的人，则可以凭窗赏雨。这个世界变得安静，除了哗哗的雨声，再无嘈杂之音。泡上一壶茶，捧起一本书，在雨声的陪伴下，心也变得安静。可以静静地雨中阅读、思考、享受生活的平静安宁。

我也经常在大雨来临之际凭窗看雨，看这被大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世界，感受这世界被风雨彻底而尽致的涤荡。

可是，我总想起它们，那些平日里出现在我面前的弱小生命，街头那些猫、狗，那些叽叽喳喳飞来飞去的麻雀、喜鹊，那些在地上、在土中优哉游哉爬行的虫子，它们都去哪儿了？

风裹着雨，越来越猛，大树震颤，河水猛涨。街头，积水汇成洪流冲向排水井口，雨水肆意冲刷着一切，似乎要摧枯拉朽。

在这狂风暴雨中，那些小小的生命有藏身之地吗？它们该怎样为自己遮风挡雨？它们那小小的窝，会不会被随便一阵雨摧毁？

为它们着想，我希望这暴雨赶紧过

去。可是，夏天的雨啊，怎能轻易就过去呢？一团云，往往会执拗地在一处地方盘旋多日，不停地下，时大时小、时急时缓。偶尔露出点蓝天白云，一会儿肯定又是乌云密布、雷声雨声大作。

它们会怎么样？寻找一处缝隙，躲在里面瑟瑟发抖？还是站定一处地方，闭眼缩身任凭风吹雨打？它们有吃的吗？会不会饥肠辘辘？

我想象不出来，只能替它们暗自担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雨，倾泻了它的全部怒气后，结束了。

太阳高照，雨后的空气清新，水汽蒸腾，人们走出屋子，开始打理雨留下的残局，顽皮的孩子也开始找一处水湾戏水了。

此时，我竟然又看到了它们。无论这场雨经过了一个小时，还是一天，甚至多日，它们还是会再次出现。

它们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活跃着。蝉声、蛙鸣、鸟儿叽叽喳喳，组成雨后世界的热闹。土里的虫子又爬出来，蜗牛在树上缓缓地爬行，一只蚯蚓被水冲到了石板路上，奋力爬回泥土。壁虎在墙壁上、窗台上紧贴着，五颜六色的带壳昆虫在草地上、花丛中忙碌碌，几只猫、狗逡巡着……

一切相安无事。

看到它们，我感到了释然。这些生命虽然弱小，但它们顽强，它们是在大自然的锤炼中生存下来的，经受了各种考验，所以生生不息。

弱小仅仅是它们的躯体，并不影响它们精神的强大。它们与人类一起，组成了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

诗歌港

看蝉

冯宝新

小时候，看蝉
是能飞会叫的虫虫
大树上的神秘
引发无限稚嫩的想象
是母亲巧手做的美味
能解馋虫的馨香

长大了，看蝉
是地下孤独隐忍的苦工
敢于挣脱镣铐的斗士
昆虫世界的抒情诗人
为了曾经的爱情宣言
日夜呼唤着前世的情缘

年老了，看蝉
是一座黄昏里的寺庙
朦胧里打坐的佛
如暮色里的肃静
似生命的沉寂
是蝉，也是禅
是生命的生死轮回

故土情

黄克庆

阔别的日子
汗水化成泪滴
相思是一场雨
回忆在梦里
多少异乡客
不见妻女双亲
天色是杯中的清酒
斟满就是一个雨季
大地喝了
醉出花一样的舞蹈
人们喝了
导出红尘离合悲欢

远行

刘吉训

父亲是一架磨盘
转不出祖辈凿下的那个圈
他用犁和锄做着同样的游戏
游戏的规则就是不走大山

儿时的我坐在小院中望天
望山外的那线天
我幻想着山的那一边还有山
我想那线天外另外一线天

有一天我捧回了那张通知书
我知道我要走出大山
走出父亲的那圈磨盘
告别母亲的围裙父亲的早烟

城市的月亮很高很小
小得就像一个小圆圈
一日浓似一日的乡愁
从远行那天起开始弥漫心间

故乡的路

田禾

故乡五十年前的乡间小路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通讯靠吼、出门靠走的年代。

故乡在鲁西南大平原的汶上，家在汶上县城西北部的郭楼镇康村。康村由康村、李家街、徐家庙三个自然村组成。高处俯瞰，三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倒写的“品”字。村外一片肥田沃土，如约而至的四季，变换着春的青、夏的绿、秋的金、冬的白，以不同色调装扮着村庄与大地上的一切，也装扮着农家恬淡的生活。

三个自然村有三条街，邻里百家的低矮土房与小门小院毫无规则地四面散开，形成了诸如李家胡同、张家胡同等一条条小胡同。村民社员到大田生产劳作或去附近的人民公社驻地赶集，小学生们上学，乃至人们外出去县城、去济宁、去兖州，自然都走着这条小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勤劳淳朴的父老乡亲惜土如金，恨不得把有限的土地吊起来种，四面八方都能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那时乡下的路上根本就没有汽车，连拖拉机、“二八大杠”自行车都鲜见。宽些的路只能勉强错开迎面而来的两辆牛车马车，有的路只能走一辆车。

头戴斗笠，背筐荷锄的农家人，依靠这样的乡间小土路，一辈又一辈，从村里到村

外往复，走向希望的田野与远方。马车、地排车从农家运送肥料出去，夏秋从田野拉回家沉甸甸的五谷；送出出嫁的如花村姑，迎来初嫁的似玉新娘。

记忆最深刻的是夏秋之后生产队喜交“爱国粮”的热烈场面，袋袋粮食装满马车，赶车人扬鞭催马，马蹄击节，车轮吟唱在乡间小路上。

我七八岁时，就沿着乡间窄窄的小路去田地里割猪草，再送到生产队的饲养场，夏收时节则跟在割麦的大人后面捡麦穗。路旁野花开着红白相间的花，点头朝我笑，仿佛在夸我是个勤快的“农村小社员”。我记得老家带点秋意的早晨，记得小时候被妈妈叫起来下地干活，走在乡间小路上被露水打湿了的裤腿和鞋子。

1976年秋，我背着娘给做的干粮去九公里外的公社高中读书，步行到学校要经过六个村庄，走的都是崎岖的乡间小路。春天夏天，大风起时，尘土飞扬，走在路上简直睁不开眼睛，刮得嘴里都是沙土；逢夏秋雨天，泥泞的路拔不动鞋子，索性挽起裤脚，提着鞋赤着脚踏涉，即使小心翼翼，往往还要摔几次跤，弄得一身水一身泥；雪后路上白茫茫一片，寒冷的空气刺激到鼻子，喘不上气，搓搓手捂住口鼻才得到缓解，到学校时，头发和眉毛、睫毛往往都白了……

记忆中的宽路是离我们村七八里、去县城的一段路，这条土路只是稍宽一些，行人多一些，依然“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人们都说“雨天似胶，晴天如刀，走路闪腰，骑车摔跤”。碰巧看到一辆运送货物的“解放”牌汽车或大客车，如同看到稀罕玩意儿，会高兴好多天。

后来，我参加工作离开了故乡，工作的城市离家大约三百公里，乘火车汽车辗转至县城往往是下午或者傍晚了，从县城再步行回十公里外的家，窄小的土路让我犯了不少难，携妻抱子，肩背着行李徒步往家走很不容易。白天天气好的时候似乎还好一些，如果是晚上或深夜，或遇到雨雪天气，其困难程度及狼狈相可想而知。

当时想，要是乡下的路如城里那样，条条是柏油路或者水泥路该有多好。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里人做梦都想要的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从县城到每个村庄的道路都畅通无阻，县城公交也通到了各乡镇及村庄。开车行驶在乡村宽阔的大道上，沿途村庄房阔院美，道路两旁栽种着梧桐、白杨、垂柳，微风拂过，树叶与田野里茁壮的禾苗合唱着欢快的歌。

如今故乡的路宛若条条金线，镶嵌在美丽乡村那斑斓画卷中。